

書

韓詩外傳叙

歸安鹿門茅坤撰



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
生於燕則韓太傅趙綰王藏周霸孔安
國皆受業於中公而韓太傅嬰則為詩
數萬言外傳几十篇大較禘記夫子之
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中多引詩以
証事而非引事以明詩間有浮蕞牽附

與紫陽氏所釋三百篇之旨若背而馳者然孔子沒微言絕遭秦之坑焚以來說六藝者家挾靈蛇之寶人抱崑山之璧述以己意相馳騁而不思醞釀乎理道參乎人情以求其至譬則易之九師禮之二戴彼此互為攻鑿而於經之微辭奧義寢微寢滅而不可據王通氏詆以為齊韓毛鄭詩之末者不虛也獨其

下上今古襍引諸事勸戒有三經之遺意而不甚詭於倫物昔孔子誦詩而贊之曰詩可以興寧非以義存勸戒乎哉以故齊魯燕趙說詩諸君子並蕪沒零落而至太傅較然特著豈非後人豔其其事之核辭之雋遂相與沿襲至今而不忍廢耶今之覽韓詩者畧其所為說詩之旨而姑次其事而節取之前後多

所美刺透逸曲折必將使人讀而冷然
以喜爽然以失如夫子之所稱興於三
百篇而不能止也已足為序

韓嬰小傳

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
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
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
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

韓嬰小傳
氏自傳之武帝嘗嬰嘗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
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
其後也

新列韓詩外傳卷之一

漢燕人韓嬰著

明錢唐胡文煥校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
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
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實而迷
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
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
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

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汗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

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

高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
緝而表素軒不容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
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遂從

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
反聲淪於天地而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
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
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
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
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

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
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沐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矚
矚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
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
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
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
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
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
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
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
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
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
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

草言夕傳卷一
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佞不求何用不
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
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
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
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
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
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
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
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

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
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
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
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
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

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
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縷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
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
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鬪就而後
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
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

歲而齧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
齧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
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
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
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
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
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
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

毋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徃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

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捐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乂視而無累於

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

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礫仁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

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礪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臣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

車言夕傳卷一
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
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
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於是出而就蒸廩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
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
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
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
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新刻韓詩外傳卷之二

漢 燕人 韓嬰 著

明 錢唐 胡文煥 校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_四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
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
而食之枿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
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
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

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
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
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
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
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
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
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
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妹

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
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
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
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
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
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
威魯往獻女吾妹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
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
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第三人能無憂乎詩

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

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嘯王曰姬之所嘯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入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授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

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恠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恠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隣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

廢也萬物之恠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良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擗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

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

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沅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雨駟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如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趨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之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

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駟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駟來駟來女不駟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德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雨駟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厩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

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
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
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
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
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
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
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
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

寡人之過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
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
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
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
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
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雷以剝而倍其君非仁也
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
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
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

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
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
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
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
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
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
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
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
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
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
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
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枯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
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
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
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
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
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
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
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
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
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
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

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
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
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
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
盪盪乎其易不可大也嗛乎其廉而不剝也温乎
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
於大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

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下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

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

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
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
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
甕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
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
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
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
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
桀相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
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
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

車言夕傳卷二
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
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
猶曰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
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梁無
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
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
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
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

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于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
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
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
曳弗屨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
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

韓詩外傳卷二
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
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
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
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
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故難易然後能行之欲
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
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士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
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

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關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
其志與子路心漸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
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
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
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關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
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
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
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
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
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欺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泣民而反以蠱女縱

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
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
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
不暇言而宜人為入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
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

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沁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
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
見其裏顏淵曰其表以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
闕其門不入人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
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
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
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
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

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
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
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
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
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
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
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
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
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

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忌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禰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

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哀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并矣夫人

不念無用

子然不

傾不

無大

也

新刻韓詩外傳卷之三

漢燕人韓嬰著

明錢唐胡文煥校

傳曰昔者舜甌盆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

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整領而女不

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

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

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

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

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問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三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
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
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
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是
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
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
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

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
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
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
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
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
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
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
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

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
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
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
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
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
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
君聞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
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
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

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
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
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
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
乎翟黃遂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
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
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

將修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
奏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刑于下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
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崇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
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
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
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
身不二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
發痿蹶逆脹滿支膈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
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
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
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
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
材恤下則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
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
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腸支體
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

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焯焯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瘠癯跛眇疴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

享以配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脩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

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
黃帝之後於荆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
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客之間濟河而西馬放
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
車甲卹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
郊射左射狸首君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
用兵也祝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以
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
不亦空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
亡武乎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
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
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
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
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

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
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
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
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梁盛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

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
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
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
其過其與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
乃夙興夜寐吊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卿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
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戒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
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
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
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基月四方之士相
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
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
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
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

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
人匏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
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
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
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主師遵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
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

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
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
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
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
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
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
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

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
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志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
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
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
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
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
魚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
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

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

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勉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

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夏曰

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沔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去山者萬民之所

韓詩外傳卷三
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
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
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
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
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
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
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
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
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為非者
吾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
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
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
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
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况
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
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
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

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畧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噐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噐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噐孔子曰聞宥座噐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

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

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俾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

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䟽䟽者何也昔者江於濟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

敬曰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韓詩外傳卷三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

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中庸何通之謂也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說而不征山林澤梁之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

韓言外傳卷三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
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
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
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
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
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
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
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
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
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

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
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
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憐毒蜂蠆之人雖桀跖
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
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
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

韓詩外傳卷三
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
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
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
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
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
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
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
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

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
氣因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
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
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
與食也詩曰父母毋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新刻韓詩外傳卷之四

漢燕人韓嬰著

明錢唐胡文煥校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
 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
 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
 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
 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

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
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
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
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
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
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
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
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
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
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子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
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
之豹狼其難以近身也周書曰為虎傳其也不亦
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
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
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
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
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

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鍾鼓之色也愁悴哀憂哀經之色也猛厲克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苦也對曰君東而面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苦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

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

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問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分爾景福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違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躡起楚方為二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起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

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徧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誡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立卽亂具立旣治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

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

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恠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
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
十五畝家為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
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
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
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同有刑相舉使構造
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
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
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
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八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
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
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
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
致之人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
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

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
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以已之用是豈不獨過矣
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
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
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
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主使之
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
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
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

以為親邪即異族之人也以為故耶即未嘗相識
也以為姣好耶即太公年七十二輝然而齒墮矣
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
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世人而用之貴道果
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
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詩侯夫
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
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
也

韓詩外傳卷四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
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
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
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庶
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
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

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
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
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
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
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撲鄙卽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畧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

至順喫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卽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瀟瀟見晁聿消

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達卽寧而容窮卽納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

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
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
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
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故愛恭謹
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為法故其
言可以為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
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
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

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
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
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籍之百
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
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
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
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

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
子因偽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
不可不審也此比為刼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
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
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亡不
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
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
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
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
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漳

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
癘雖癰腫痂疵上叱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叱
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
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襍布與錦不知異
閭姬子都莫之媒媼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
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詩曰上帝甚愆無自瘵焉

南苗亦狩之鄴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
舊侈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斲忘其非揭

韓詩外傳卷四
三十一
秦也飯土而亡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
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
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
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
弗求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
於心為不若求鷄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
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
詩曰忠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日多者出人
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破筋膠漆之和卽
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
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
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
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
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
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

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以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物

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新刻韓詩外傳卷之五

漢燕人韓嬰著

明錢唐胡文煥校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
 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
 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
 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
 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
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
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道遙乎無形之
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
勢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
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
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
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

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
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
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
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
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
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
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
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
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

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主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三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之也抑為之者窮而是子猶為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滅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

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

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筮筮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

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竒物變恠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

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
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
已矣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王
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
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
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
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
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

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
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
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入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
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
類也有問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
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
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
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

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
 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
 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慙悽之惡
 施令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
 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
 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
 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夫千石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
 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

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
 萬物之宜也詩曰亶亶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
 於禮也師云而云是之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
 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
 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
 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

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

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為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

瘁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

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克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特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幄之內旃茵之上被躡鳥視不出闔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

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告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

卓言夕傳卷五
仁義之道彼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
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
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官商鼻
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
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
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
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
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
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

絲卵之性為雛不行良鷄覆伏字育積日累久則
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
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謔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
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
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
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
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
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

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
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弔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主紂以殷亡故無
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
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欲行而求遂於前人
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
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

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
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杞之木無
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
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
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
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今行禁止
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

之謂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勸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合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

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天下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

韓詩外傳卷五
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
之魚名曰鰓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
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
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
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蛭蛭距虛其性
非能蛭蛭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
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
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
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
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垂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
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
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
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
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
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
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

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
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
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乎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
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
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
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
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清茂然天濇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
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
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易視
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
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清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天下
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
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
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
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

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
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
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
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不定次量能
而授官賢以之為三公以之為諸侯次則為大夫
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
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
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明貴賤故道得則
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
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

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
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
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
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
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
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
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
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不聽不聞不察言辭中世
不盡其小亦與辭然心術其中能之也若曰不
望入於一卦而喻大象卦一命而喻意和奇哉天

新刻韓詩外傳卷之六

漢 燕人 韓嬰 著

明 錢唐 胡文煥 校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
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
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
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
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
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

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
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
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
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
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

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
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
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
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
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
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
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之
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

車言夕何卷六
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

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䟽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趺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

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
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
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
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
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
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
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
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
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
遇不肖者則畏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
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
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
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
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

韓詩外傳卷六
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
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
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
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
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
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
王能自取友也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
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

莊王之德宣君人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
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
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
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
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
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
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此其後生者
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
酒曰吾餓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
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

韓言外傳卷六
渴也曰子知吾旦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
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
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
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
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
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
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
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
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
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

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出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后他曰
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
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
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
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劔以死其君問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后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后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
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殺疾據

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
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于會
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
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
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亡者者未嘗
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
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

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
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
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
髡曰不然昔者楫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
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夫子苟賢居魯而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
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

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闖遠收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

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
 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為
 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
 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
 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
 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
 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
 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土人告以從
 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
 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

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
 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
 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
 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
 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
 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
 之過非毀疵也諛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
 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恂
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
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恂子夏曰微恂而勇若恂
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及至君曰使子
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恂而勇若恂
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
公孫恂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
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
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
子披髮杖予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

曰諸侯相見不宐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
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
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
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
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宐相臨
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
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
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恂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
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

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
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輒無罪之民而
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
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
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柳手曰
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
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
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

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立之罪也命也我
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
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
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
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
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
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
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
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

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為君亦服斬縗三年為
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
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
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
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
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
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
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
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

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
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
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
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
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
射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為石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
儆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
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得之
 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
 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夫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
 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
 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
 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

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
 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
 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
 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
 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
 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
 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
 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
 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

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諱則從而放執於
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
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于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
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
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
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
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
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
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

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
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
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
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
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
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
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

少矣國不...

其中矣...

...

...

...

...

...

...

...

詩外傳卷之七

漢 燕人 韓嬰 著

明 錢唐 胡文煥 校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

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

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

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

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
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
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著曰請借此以
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
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
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
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
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
山終不詘自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

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毋相善婦見疑盜肉其
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毋里毋曰安行今令姑呼汝
即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
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毋非談說之士
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
何不為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
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
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
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

深山終不誣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
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
置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
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
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
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

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
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
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
避文王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
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
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
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

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
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
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
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
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
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
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
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
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

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
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
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
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
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
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
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
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
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
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

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
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
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
紂之世能自勉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
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
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豈不遇時也故
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
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
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
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難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
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
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意官焉
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
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屍
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
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

車言夕傳卷之五
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
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
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百自
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
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
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
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
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

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
社灌之恐壞墻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
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
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
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
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
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
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
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
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
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
寡人當其美子愛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
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
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
我作不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
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
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
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
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
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刎
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
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
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
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
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
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
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
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
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
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
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
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
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
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
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
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
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
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
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
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

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温温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
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今燭
滅有牽妾衣者妾扞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
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
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
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
為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

之王恠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
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
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
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淮者淵萑葦淠淠
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竒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
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
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
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

韓詩外傳卷之六
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
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
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
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
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
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况當世之存者
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王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

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
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王曰不
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
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
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
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
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
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
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

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鈇刀畜之而千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

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恠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

韓詩外傳卷七
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
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
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
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
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
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
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
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中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
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
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
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
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賓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
以身諫死以屍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柰何孔子曰
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
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
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

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人也引賢義也

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

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
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
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
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螽飛
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
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
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
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
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共能哉詩曰雨雪漉漉見睨
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
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
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
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
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
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
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

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
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
有所擬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
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書